

德國短篇小說選

柴訶等 著
胡啓文 譯

中國文藝社叢書

中華書局印行

中國文藝叢書

德國短篇小說選

柴訶等著

胡啓文譯

上海中華書局印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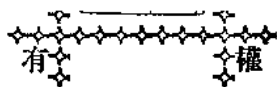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六年一月發行

中國文藝社叢書
德國短篇小說選（全一冊）

◎

實價國幣五角五分

（郵運匯費另加）



原 著 者

Zschokke and Others

繙 譯 者

胡 啓 文

發 行 者

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 表 人 路 錫 三

印 刷 者

上海 中華書局印刷所
澳 門 路

處 上海福州路

中華書局發行所

處 各 埠

中 華 書 局

譯序

這本集子裏的各篇小說，大部分是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冬春之交譯成的。當時翻譯的是根據密爾維爾和哈格列亞夫合編的德國短篇傑作集（Lewis Meville & Reginald Harcreaves: Great German Short Stories）。原書共千餘頁，可是我譯了約莫兩個月，就中輟了，雖然新近又添譯諾布伽、瓦爾特伯爵和海根達夫人兩篇，但還不够預定十萬字的字數，篇幅也不及原書的十分之二。這些東西，小半已在各大小刊物上發表了；如今竟有成書的機會，實在是夢想不到的事情。但，自然，我是很歡喜的，拜倫（Lord Byron）不是說過這話麼？

“Tis pleasant, sure, to see one's name in print;

A book's a book, although there's nothing in't.”

（看見自己的名字在活版裏確是一件愉快事；

書却總是一部書，就是內容空虛也能。）

集中的幾個作家，幾乎全是浪漫主義者，所以這本書也可叫作德國浪漫主義小說集。本來，是

想翻譯幾篇寫實主義的小說的，因為說到觀察的精細和表現的技巧，浪漫主義的小說自然比不上寫實主義底；但一則譯者的能力有限，二則原書中寫實主義的小說本就極少，只好「俟諸異日」了。然而，浪漫主義的小說却也自有它的特點，那便是富於想像，而深於熱情，使人讀了，像吟咏一首抒情詩。它的內容，恰如波厄生（Boyesen）在他的德國文學論集（Essays on German Literature）裏所說的：『浪漫主義的小說所愛寫的東西，是夜，是月光，是夢；詩歌所歌唱的東西，不是明確的慾望，是神秘的朦朧的感情。』所以，我們讀了，宛如走進精神生活的樂園，置身夢幻童話的世界。現在，浪漫主義雖然好像已是落伍了，但我相信，在任何時代，一個人一生中總有一個時期是愛讀浪漫派的作品，可見這一派的文藝也自有它的不朽的價值了。而我的翻譯這部集子，也可說是作為自己的紀念——紀念我那年青的，活躍的，情熱的，夢幻的，羅漫蒂克時期啊！

這裏，對於幾個作者的介紹，也是必要的。克蘭撒的旅店的作者柴訶（Johann Heinrich Daniel Zschokke, 1770-1848）生於瑪德堡，是一個性喜漫遊的戲劇作家，就學於佛蘭克府，在此處講學和改作劇本，隨後就在格里遜的里奧隘地方開設寄宿學校。一七九九年，卜居于阿勞，為大會議的一分子。他的著作包括巴伐利亞和瑞士的歷史，以及一長列故事叢書——Der Creole，

Jonathan Frock, Clementine, Oswald, Meister Jordan及其他，其中最普遍的是 *Stunden der Andacht*（默想的時間）——一種星期日出版的定期刊物，以雄辯和熱情宣揚唯理主義，他的全集凡三十五卷（一八五一——五四年。）

吉斯納（Salomon Gessner, 1730-88）生於瑞士之朱立盧，在這裡開設書肆，他是個田園詩人，兼擅水彩風景畫。『吉斯納的田園散文詩，和他的模糊的阿加地亞風景畫，他的溫柔的牧羊少年與牧羊少女，以及他的天真的黃金時代之傷感的畫圖，強有力地出現於羅珂珂時代，同他所關心的那時代真正的牧羊郎及其他卑微的人們底真相，是相去頗遠的。』（湯瑪斯：德國文學，Thomas: German Literature, P. 239.）他和古典主義的詩人克洛卜托克（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, 1724—1803）同時，且受其影響，亦屬古典派。他的繪畫也是保守的古典作風。譯洪水一篇以見其作品之一斑。

一八一三——一四年間，正是德國多事的年頭。拿破侖的鐵騎蹂躪俄羅斯後，繼之以萊比錫的戰役，德國忿強敵之壓境，於是自由戰爭的詩人羣起作愛國抒情詩的怒號。庫爾納（Theodor Körner, 1791—1813）就是其中的一個。他不只是詩人，而且是參與實際戰爭的鬥士，最後還在

洛孫堡戰死的。他父親把他的戰歌輯成一集，題爲琴與劍（Leier und Schwert, 1814）。他的生涯和匈牙利的愛國詩人裴多菲·山陀爾（Petöfi Sandor, 1823—49）正相彷彿。

格林姆兄弟（Jacob Grimm, 1785—1863 and Wilhelm Grimm, 1786—1859）的名字中國人早就知道了。他們在一八一二年合編出版兒童及家庭小說（Kinder-und Hausmärchen）第一卷。他們的童話和丹麥安徒生（Hans Andersen）底不同。後者完全全是創作的，而前者則爲年長代久的民間傳說，經說故事人的口舌之流傳，而抄錄下來的。格林姆的童話可說是新浪漫主義的有趣味的副產物。

卡米蘇（Adelbert von Chamisso, 1781—1838）是作家中之佼佼者，在德國文學史上是屬於“Gesunde Romantiker”（剛健的浪漫派）的。他的出身本是法國貴族，一七九〇年，法國大革命起，他的家庭逃難到德國去，經過六年的流離，才在柏林完聚。嘗服役於普魯士軍隊，普法戰起，隨軍出征。一八〇六年，往法研究自然科學。後返柏林不久，隨俄人環遊世界，作自然科學的採集旅行。對於植物學，頗有造就。但他的聲譽還是建立在他的詩歌和小說上。『他的幽默詩歌的清新和明朗，他的單純而自然地表現單純自然的感情的才能，他藉以應付日常生活的歡愛與憂』

慈的柔情，在一般讀者間久已樹立他的聲譽。」（非立普：德國文學概要，M. E. Phillips: Hand-book of German Literature P. 115.）他的著名的小說，彼得·須萊米耳趣史（Peter Schlehns wundersame Geschichte, 1813）使他名揚全歐。這是一篇極有味的敘述一個人把影子賣給魔鬼的童話。小說中的英雄，其實是作者的化身，他對於由自由戰爭所引起的思想上的動搖，表現在須萊米耳的個性上（見威魯擺：德國的浪漫運動，L. A. Willoughby: The Romantic Movement in Germany P. 56.）影子代表祖國。作者諷刺德國人的失策，在維也納會議上，出賣生存權，做梅特涅的精神上的奴隸，永遠不得翻身。（見羅勃孫：德國文學 J. G. Robertson: The Literature of Germany, P. 156.）故事雖略嫌冗長，仍然是津津有味；作法也很別緻，中國還不曾有過這類作品。

其餘三位作者，生平不詳。「奧脫瑪」（“Otmar”，1753—1819）是筆名，真名是納支嘉爾（Johann Karl Christoph Nachtigal）。牧羊郎克勞斯是一篇民間傳說，情節極像歐文（Washington Irving）的呂伯·萬·溫克爾（Rip Van Winkle）。蒲斯清格（Johann Gustav Büsching, 1783—1829）出版過幾本德國的古物、文學、藝術的著作。至於哥茲卻爾克（Caspar

Friedrich Gottschalck) 只曉得他是生於一七七二年，別的一點也無從知道。

末了，我要特別提起華林先生，這本譯稿大部分是經過他校正的，又將克關撒的旅店介紹到文藝月刊上發表；現在又承徐仲年舒新城兩先生將我這集子出版；我謹在這裏表示誠懇的謝忱。

一九三六，五，廿五。

書中插圖，均係採自瓦爾志爾的文藝科學便覽（Dr. Oskar Walzel's Handbuch Der Literatur-Wissenschaft）一書。承宗白華先生將此書借我攝出各圖，謹此誌謝。

原序

要追溯德國的短篇小說史，廣而言之，先得熟悉年長代遠的民間傳說史。在這國度裏，人們最顯明的特質是有一種強烈地表現出來的傷感，無論是在他們的宗教生活上，或是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上，唯有這個是人們所希求的。

初期的作者，有很多是理論家，他們用小說的形式來包含他們的教訓的，例如沉重地壓迫人的「道德」便是，因此，他們初期的大量作品，分明是教訓的。但他們的作品却從不會失掉「指示道德，藻飾故事」的機會。從尼勃龍根歌的民間傳說以降，這民族所特有的優越的觀點，自此時期保持至彼時期，永續弗斷。許多初期的作家，很樂意用變化的方式，處理一個普通的主题，這主题是由此永存的特質所指示的，浮士德的傳說，就是藉這特質以一種假托或別種假托表現出來的。

並且，一個雄糾糾的民族，他們的「道德」並不是不跟隨着刀劍的鏗鏘聲和野蠻武士的嚴厲的回聲以俱來的，同時，他們的描寫才能，他們的幻想之巧妙的遊戲，以及他們的「魔術」技能之想像的運用，在任何國家的文學上，却極少會和它平衡，而且，從來不會勝過的。

關於實際上組成一篇「短篇小說」的是什麼，現代的觀點和初期德國作家所持的觀點是相差頗大的，他們的「通盤籌劃，窮究到底，大略敘過」勝過今日千言萬語的短篇小說的見解。

一個民族的興衰，必然地要反映在它的文藝產量上。國家繁榮是肥沃的土壤，文藝作品的良好的艱實是從這土壤裏選擇出來的。在國難期間，一國的創作藝術必定暫時遭了蔑視。意外地由被壓迫而產生的激烈的愛國主義，却大多是從熱烈的詩歌中尋覓它的表現，在散文的冷靜的方法中是不大有的；而愛國詩人的抒情詩的怒號，比起小說家的筆鋒來，更會宣揚國家和反抗的意義，在德國遭了拿破侖統治的壓迫那長期間內。

有許多作家，他的自然的表現方法是用着德語，但是，他們的出身，依學者的見解，却並不是德國的。把這問題廣義地看來，本集的目的，在包括所有這種作家的作品的代表作，他們的小說——不管作者出生的實際的國籍是那個——在木質上和表現上，主要地是條頓的。

富於傷感主義的民族，也便是幽默成分非常少的民族，因此，在任何種德國短篇小說的選集中，少有輕鬆的表現的。（節譯）

路威士·密爾維爾 (Lewis Melville)

雷其那·哈格列亞夫 (Reginald Hargreaves) 一九二九年。

德國短篇小說選目次

原序

原序

- 克蘭撒的旅店(柴訶作)……………一
- 洪水(吉斯納作)……………五一
- 豎琴(庫爾納作)……(作者像愛瑪·庫爾納繪)……………五七
- 跳舞的公主(格林姆兄弟作)……(作者像格林姆繪)……………六三
- 彼得·須萊米耳(卡米蘇作)……(作者像萊內克繪)……………六九
- 牧羊郎克勞斯(「奧脫瑪」作)……………四一
- 諾布伽(哥茲御爾克作)……………四五
- 瓦爾特伯爵和海根達夫人(蒲斯濟格作)……………一五

附錄

目次

現代德國文學的流派（瓦茲漢斯作）·····	二〇
插畫一 克留克山克繪·····	六頁後
插畫二 霍夫曼繪·····	二二頁後

德國短篇小說選

克蘭撒的旅店

德國 Johann Heinrich Daniel Zschokke 作

「那個在我們前的是什麼地方？」我問馬車夫道。

「克蘭撒，上尉。」

「克蘭撒？一個人可能舒舒服服地在那邊過夜嗎？」

「我相信是可以的。這是最好的旅店，遠近找不出更好的來了。」

這話聽來十分悅耳，因為我是十分疲倦了。當一個人大病半痊的時候，迫得出發跑了幾百里的旅程，這並非是小事。我的聯隊紮在普庇南，我却從南特來。好長的距離！從普庇南過去，有一個非常適的旅程，但我們須經過那可惡的卡塔龍尼亞，有許多勇敢的法蘭西人已死於此。

我們驅車進了這小地方，此處很適宜地位於一座矮樹叢生的山麓。我們在一幢美麗的房子邊，托馬斯，我的僕人，跳下去，讓我走出馬車來。主人，一個討人歡喜的人，領我走進一間房間，

即時吩咐他的底下人照料我的行李。這房十分悅目、空曠、潔淨，各部分都滿是女孩子。有的坐在桌上，有的在桌下，有的爬上窗邊，最幼的坐在地板上玩耍。一個十六歲的發育成熟的女孩子，兩手抱着一個週歲嬰孩，在人羣中跳舞着。在一個角落裏坐着個青年人，他的頭斜倚胸前，好像在深思，他自己很少受小孩子的嘈鬧和跳舞的步伐所驚擾的。

「那邊靜點！」主人喊着，當他同我走進房裏的時候。「安妮蒂，帶着這班吵鬧的人出門去！你，芳妮，收拾一間房給這位客人；第八號。他要過夜的。」

安妮蒂，一個約莫十四歲的漂亮小姑娘，聽了這吩咐，便帶着全羣小孩子出去了。芳妮，跳舞女郎，只作一個輕易而文雅的行禮，算做招呼，於是跳到沉思的青年人面前，說：「好的，哲學家先生，允許我同我的妹妹玩樂一會。我相信你將會證實你自己的大量。」說過這些話，她就在那個直到此時還抱在手裏的小孩子，安放在他的股上。這雖然不見得是件十分樂意的義務，他却答應了。

「你的福氣真好，我底老板。」我說；我指着這隊快活的小孩子們，「她們通通是你底麼？」

「我該十分歡喜，假如只爲事情本身的奇異。」阿爾布勒先生——這便是主人的姓名——回答說：「不過約莫只有他們的一半是屬於我的；別一半只是玩耍的同伴，他們是來慶祝我第三

個女兒的生日的。』

『你有多少孩子了，阿爾布勒先生？』

『六個女兒——沒別的了。——』

『上天助你都是女兒！六個女兒！』

『謝謝上天！你更應該這樣說，上尉。假使女兒都是美麗，做父親的不必想望更幸福的運氣了。因為她們的光彩有幾分是反映在父親身上的。個個人恭敬他，因為個個人要他的女兒。我已經看出我的芳妮給我成功這事了。當她羽翼將長成時，她們將要給安妮蒂玩着最喜樂的玩意。當安妮蒂會飛了，於是給朱麗蒂；她飛去了，給開脫；於是給茜里斯丁，於是給李絲蒂，於是給接着來的任何人。』

『可是，阿爾布勒先生，你應知道，迫不得已要一個人跟一個地把她們拋却到她們的丈夫們身上，並且使她們離家而去，那却不是愉快的事。』

『不，我觀察它別具眼光，和你所說不同。我嫁去一個女兒的時候，我就把我的本錢放出生利。我將要成爲祖父了。這是一種新異的生活享受。』

「你只試想要安慰你自己，阿爾布勒先生。但是六個俊美的孩子，替換了女兒們，會使你十分驕傲。」

「孩子們！上天不許這班野孩子好頑皮的戲弄人，做出粗鄙的惡作劇，弄得我未老先衰，而和我的女兒們在一起，我却變得返老還童了。當我的孩子們長大時，一個要纏着額地記帳，因為是個商人；別一個要爲着祖國變做跛子；第三個甚至於被殺死；第四個要過山越野飄洋渡海地旅行着；第五個要變做個嬉遊縱樂的敗家子；第六個要比他父親尖刻，都是不行的。」

這時芳妮已跳着進來了，和婉地對我行禮，說：「你的房間已安排停當了，你只要住進去便得啦。」這時主人被人叫去了。我拿起我的帽子向着房間走去。

「要是你肯允許我，」芳妮說，「我願意陪你到你的房間去。」於是跳了兩跳，她站在她曾遞了嬰兒給他的那人的面前。「哲學家先生，你對待你的小姑娘非常無禮。瞧瞧李絲蒂怎樣對你微笑啊，快去吻她的手，求她饒恕。」這樣說了，她捏緊嬰兒的小手，放在他的唇邊。這人沉鬱地笑了，可是沒有往上看。

她於是跳轉來向我說：「我很榮幸。」接着她奔上我面前的樓梯。她又開了一間快樂洋溢的